

獲嘉縣志卷十五

藝文

著述之道難言哉經籍既有殘闕史冊亦多散佚下逮百家諸子宏篇巨製雖紙貴一時亦多隨雲霧爲銷沈矧茲彈丸小邑鄙陋抑塞豈有著作堪登冊府然聖門傳注子夏爲多而望其風者亦時時間作雖真僞待考存佚不一而舊志旣已標舉茲亦何容割棄惟就舊志所有及今續出者或鈔錄舊說或略著鄙見羅而致之以待後人考正焉志藝文

周

易傳十一卷卜子夏撰

案子夏易傳漢志不著錄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七錄六卷隋唐志二卷唐會要云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司

馬貞議皆以爲不可自後如晁說之程迥陳振孫章如愚何喬新馬貴興等並以
此書爲僞孫坦周易析蘊以爲杜鄴趙汝棣周易輯聞徐幾易輯皆以爲鄧彭祖
二人皆字子夏迄非定論獨洪邁信之案子夏之傳漢代所師承也自野臂傳之
至丁寬韓嬰得而修之載入已書中如毛萇說詩首列子夏小序之類故班固易
十三家有丁氏八篇韓氏二篇而不云子夏猶之毛詩但言毛傳而不別著小序
之目也

阮元四庫全
書簡明目錄

按子夏易傳真僞古今異論紛紜然要未嘗云子夏不曾爲易傳也古之爲書
目者皆以是書冠於首今爲一邑之志於邑人之撰著又安敢翫置乎

詩序二卷卜子夏撰

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以
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
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

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首句以下成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尙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立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

與毛傳異辭其說皆足爲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鄆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鴈鳩衛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爲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爲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十二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唐志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仍之

四庫全書提要

儀禮喪服傳卜子夏撰

案公彥疏云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案公

羊傳是公羊高所爲公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爲孰爲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等之間師徒相習語勢相遵以弟子却本前師此傳傳爲子夏所作是以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其傳內更云傳者是子夏引他舊傳以證己義儀禮見在一十七篇餘不爲傳獨爲喪服作傳者但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五服差降六術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

爾雅子夏益

案邢昺疏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白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其釋詁疏云此篇相承以爲周公作但其文有周公後事故先儒共疑焉或曰仲尼子夏所增足也案爾雅之名見於孔子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

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今參考衆說雖不能指某處爲子夏所益而其中必有爲子夏所益者故特收錄之並非妄爲牽引也

論語二十篇卜子夏六十四人共撰

據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鄭玄論語序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古之稱撰論語者如此而已至唐柳宗元以爲曾子在聖門年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論語記曾子之死是必曾子弟子爲之也此說程子朱子亦取之至清姚姬傳不考古稱撰論語之人仲弓子夏外原有子游獨以禮記檀弓多推子游即以論語爲子游撰彼不過以己爲吳人子游亦吳人爲私其鄉人計耳後人無遵信之者惟考今論語書記諸弟子言行子路四十一子貢三十四顏淵子夏俱二十子張十九曾子冉有俱十五子游八仲弓六餘不過四五而已且多爲問答之辭其爲自言或告人

者除顏淵一子貢七子張子游有子各四惟曾子子夏皆十三皆有告門人小子之辭則以爲曾子弟子所記固可即以爲子夏所記及子夏弟子所記亦無不可且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曾子之死不知其時子夏爲魏文侯師退老西河則其時孔門弟子即曾子亦未必尙存也且曾子弟子可指數者不過陽膚子襄數人且不聞其所傳何業子夏弟子則公羊高穀梁赤既有專經數傳之後如荀卿韓嬰等以經學顯者尙多以是而論則論語之書雖不必盡屬子夏而爲子夏所傳述者必多固非如姬傳偏私之見直以爲子游所撰也

漢

史要十卷衛颯撰

佚

隋書藝文志雜史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

明

草茅自薦錄一卷曹昌撰

佚

滄溪文集二卷王胄孫撰

舊志載滄溪文集二卷已佚今所存者係其裔孫錫臣從其族譜中錄其重和南曲次韻百首歸去來辭三十一首益以碑文三篇誌銘一篇附以其子錫類碑文一篇乃分爲二卷乞邑人陳熙朝爲之序案其重和南曲次韻原有自序云山東李中麓作傍粧臺百首關中王漢陂和之萬歷四年秋日天雨無事乃又從而和之七日而就蓋其罷官後所作辭旨飄灑乃陶元亮一流也

都門稿一卷馮上知撰

佚

南遊稿一卷馮上知撰

佚

里居稿一卷馮上知撰

佚

山遊稿一卷馮上知撰

佚

定居樓集四卷馮上知撰

佚

因隱亭遺稿三卷賀盛瑞撰

佚

冬官罪案三卷賀盛瑞撰佚

沁水韓范冬官罪案序國家水衡金錢大半耗於中貴人之手則以陵園宮殿一切興作悉用此曹間之故得肆其漁獵為財用尾閭蓋頭之元若蝟毛憑依不啻以器鼠况堂屬之桷鑿難投群小之壑谷無厭肩斯任者非有大識見大力量則賀以竟弊源而塞漏卮余嚮者代賈司空署中邪徑旁竇頗窺其一二見是時鳳山無公結營繕者後余為副公精敏有心計批郤導窺司馬詩立解任勞任怨為世之譏體縱脫篆而先節省不下數萬金無何余量移司馬詩以解任去國會兩宮締構土木繁興一事真如泰山喬嶽以獨斷省員省費殫精竭力凡所條上靡不報公之觀處土木商一事真如泰山喬嶽以獨斷省員省費殫精竭力凡所條上靡不報公之名政以重而讒奸亦以此齟齬公在廳事多外掣肘公幾藉冤章令黜中之補雅吾澤勸善息盜安民甫三月教化大行四境安枕澤父老子淳為方且戴公頌公百合詞以保如公依依然若嬰兒之戀慈母惟恐旦夕擢去昔伯淳為澤州公頌公百合詞以保如後身耶不佞居恒竊謂野官公生同鄉官同地其施為不注措同民之德之政又同夫豈其操算而內銖較寸度若理縈中藏出而司牧則煦育無摩是又保赤子隨才盡職隨職治事而內外利鈍等於石火電光襟度司牧則煦育無摩是又保赤子隨才盡職隨職者一官曾足以擲公署也嗚呼公之暇取己試公之略彙集成書屬余為序曰罪案曰三恨曰課拙皆公所自署也嗚呼公之暇取己試公之略彙集成書屬余為序曰罪案曰公之所以為工與今字內不無事需才正急澤人即欲借公澤不能久淹冬十月陟崇階益展謀猷鼎彝竹帛行不勝書茲集其全豹一斑云萬歷乙巳歲冬十月

綠蘿園全集八卷岳凌霄撰

燕山譚弘憲綠蘿園全集序此獲嘉田糧廣卓然有古強項令之以風當世高第兩宰江
南岩邑所至有赫赫名如抑權貴均田糧卓然有古強項令之以風當世高第兩宰江
稱述之余嘗旋去青門歸來高蹈林泉賦詩言志枕蘇門之白石然先生遠以此清性
時甫遷之署依可知也代風流也於七賢之鄉顏曰綠蘿之阿被薛其間與竹林中諸君
其詩之爲友依可知也代風流也於七賢之鄉顏曰綠蘿之阿被薛其間與竹林中諸君
子千古之爲友依可知也代風流也於七賢之鄉顏曰綠蘿之阿被薛其間與竹林中諸君
公詩有云煙蘿之句然則先生不將羅薛名堂且纓張助甫亦有病朝廷無絃瑟藏
身天地有煙蘿之句然則先生不將羅薛名堂且纓張助甫亦有病朝廷無絃瑟藏
餘年而先生以令嗣生君來振鐸茲邑相得甚歡出其遺草可見屬余爲序余自
慚固陋何足以知先生之詩但平茲邑先生之治狀既邈不可及幸獲闕名其文
字中附青雲以不朽既真始有真詩流布天壤夫性情之物也體制雖殊要各肖其
人之性情而出以不朽既真始有真詩流布天壤夫性情之物也體制雖殊要各肖其
矣人稱少陵一飯不忘君囊少陵爲詩史在望當流離飄泊之際皆此物歷千古
是豈可以僞爲者乎人之稱少陵爲詩史在望當流離飄泊之際皆此物歷千古
而常新以奇視塵詞章揣摩聲調者纔一落紙便成俗物何怪乎與草木同一腐哉
先生峭性奇情塵視詞章揣摩聲調者纔一落紙便成俗物何怪乎與草木同一腐哉
言不必問其某爲漢魏某爲盛唐而義魏盛唐之美無不備具此其爲先生之詩
也先生有夏鍾草取錢湯遊暑之義魏盛唐之美無不備具此其爲先生之詩
仙佛之理豈易言詩也哉許其買山而歸老焉余時有節白雲司之命一分到官再爰
歲以疾乞休當事成其志許其買山而歸老焉余時有節白雲司之命一分到官再爰
書數言聊以記余慕先生之志與鳴洛君
共事之緣云爾非真能序先生之志與鳴洛君

綠蘿園詩集二卷岳凌霄撰

綠蘿園樂府一卷岳凌霄撰

夏鏤草一卷岳凌霄撰

賀仲軾序天地有文章山川其最顯者矣而其生意恒在春夏則以煙雲草木之變化也若秋冬枯寂山空水落絕無點飾而淒然之色乃令人興感而不能已是文之幹也南者相根而不離繪文之巧也惟文則洛然而悲鬱為其文者情之華也情者何也境到情會誠無事雕繪文之巧也惟文則洛然而悲鬱為其文者情之華也情者文之幹也南者相根而不離繪文之巧也惟文則洛然而悲鬱為其文者情之華也情者下情之奇觀而非預泉有所設地中為汪洋巨於夏鏤草有極境之變而宵生其形所作也誦其詩憂戚多而據之少豈非情動於中不能自禁哉蓋抑生所遭之境非可生恒值之境抑生所據之情為人生最慘之情也其曰夏鏤草益抑生所遭之境非可避若姑就之云爾巧人如寒水凍雲不俟點飾而不知皆抑生之情也情至者文亦至故詞益工而景倍巧如寒水凍雲不俟點飾而不知皆抑生之情也情至者文亦至既以其無可奈何之情托之問乎哉事既以無可奈何之情不能已懼其情之為憂生所感金石為銷況筋骨之問乎哉事既以無可奈何之情不能已懼其情之為憂生累矣故願抑生有以抑之抑之苦也

萬年田史一卷岳凌霄撰

九華詩草一卷岳凌霄撰

自序九華自青蓮後名著人間余往來池陽浮嵐暖翠日日在襟幃前顧未遑登眺丁卯調任武進復過此地自謂觀面錯去山靈笑人撥冗一在游頗愈於全不識

面者時十一月二十九日也發自齊山暮宿五谿晦日卓午入山通遊東南諸峯朔日禮地藏而返宜南一帶諸山與吾鄉不甚異獨入青陽境遠望之便有甚意及到九華更畫中之突兀者茲遊雖僅一日自說爲兩年中所未有云得詩一卷聊付之梓

案舊志列岳凌霄所撰如右今閱其家藏全集則爲文集者八卷首目錄次大呈次序次議次疏次揭次呈爲詩集者十三卷統稱綠蘿園者五卷以年分題者三卷繡虎齋茗華館宛鳩堂綠曉堂秣陵草各一卷共一千五百五十六首而所謂夏鏤九華二草尙不在其中其爲二稿已佚或即混入其中俱未可知而每頁俱鈐以明代武進縣印又似爲其原稿至萬歷田史則絕無所見其詩導源漢魏追逐盛唐風流蘊藉詞旨高竊所擬樂府諸篇尤爲超妙瑰麗得曹劉神韻不止可與蘇門比肩直可與大復抗席矣

寄寄廬寄言一卷張可光撰

佚

庸言稗集一卷張可光撰

佚

冬官紀事二卷賀仲軾撰

寧二宮陳繼儒賀鳳山先生序多官紀事先生紀工曹事也萬歷二十四年鼎建乾清坤
寧起特創上自政府以至大司憲倉卒計無所出公乃取肅皇帝朝三殿故牘
覆閱之而牘已半漬半腐半蠹魚之腹又借工垣諸疏稿親為補緝手錄其最
要而四百餘言而其第稍始有綱分宜先生之言曰三殿兩宮皆朝延萬不得已之
役而勞費亦相當第稍始有綱分宜先生之言曰三殿兩宮皆朝延萬不得已之
上卿不吝力調於曩時而主上諸執事儉過論於肅廟此當時不當以三殿然有從容展布之地
六年擘畫則兩郎中兩副使者何如如成撫按一官不遺也視三殿總理則侍郎都
御史分理則兩郎中兩副使者何如如成撫按一官不遺也視三殿總理則侍郎都
一殿總理則侍郎都御史分理則兩郎中兩副使者何如如成撫按一官不遺也視三殿總理則侍郎都
東山西者何如顏料一千八百頭僅視三殿取之滇粵南直者何如中道船督石止
用十六輪大車用驛料一千八百頭僅視三殿取之滇粵南直者何如中道船督石止
縣官曳以順天等視三殿派一里一差四御史如舊例大工銀兩所造早船督石止
今民間分毫無派視三殿派一里一差四御史如舊例大工銀兩所造早船督石止
有奇弁而西河王之奏請先生又得子錢罷節縮調序不可勝計總計費工銀止六十萬
衡不取之庫去部償也其庫中存協濟尚積九十萬未用也使人如髮不取之民抑且毫
餘用豈不顧政府若掃哉先生顧此奸商大巨賈既畏其全副之精神復具通身之手眼且
笑其酸不顧政府若掃哉先生顧此奸商大巨賈既畏其全副之精神復具通身之手眼且
於城狐社鼠蠅蟻虎口之間舌幾斂餘財外媚權貴內接中涓而退為子孫田宅計
霜雪矣若先生援三殿故例染指餘財外媚權貴內接中涓而退為子孫田宅計

一華實兩收身名俱泰豈不其休而先生寧以妻非歸以清白死決不私工曹一銖
離鄉井枕道路逃竄死之憂病民病商病郡縣病驛遞病幾輔一不當而群害
叢焉梁武浮山之堰磨者居上皆穿陷文仁壽之宮役夫殞者相半豈惟虛鄉金
錢即數百萬生靈填於泥沙溝壑者又不知幾何今先生爲皇上惜財力又爲皇
上惜民力此怨府中司命金穴中伯夷上帝紀功常書第一而秉國成者乃以考
功法中之寧有天子先生之貧著在人聽生不求叙功沒不求雪謗獨是兩宮之
役關係於工曹甚巨異日朝廷無興建則已有則必將取衷於先生之書趙充國
曰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則此紀在鳳山先生不可無也
韓昌黎叙淮西功不及李愬愬子吳碑仆之訴於朝命段文昌更撰以旌其伐則
此紀在景瞻公亦不可無也嗟乎是書所在識者憐其苦節苦心而巧吏則更嗤
其似迂似拙後有大工索先生不得而後索先生此書則晚矣余野史也請筆而
存之使人知臣爲君子爲父賢者爲後事之君子其用意蓋如此若命修
景陵獻陵永寧長公主墳以及鄜澤諸善政半居士其用蓋如此若命修

案四庫全書提要吏部傳記存目云兩宮鼎建記二卷明賀仲軾撰仲軾字養敬

獲嘉人萬歷庚戌進士初萬歷二十四年建乾清坤寧兩宮仲軾父工部營繕司

郎中賀盛瑞董役後京察坐冒銷工料罷官仲軾因詳述其綜覈節省之數作此

書以鳴父冤下卷並附以歷年所修諸工末錄盛瑞京察辨冤疏陳繼儒管刻入

普秘笈中改題曰冬官紀事而佚其辨冤疏一篇此本爲朱彝尊曝書亭所鈔猶

完帙也今其家有鈔本

春秋歸義四十二卷賀仲軾撰 今爲十二卷

新鄉張縉彥序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孔子傷道之亂不得行天下之故以不定百世之志托之春秋以達王事正名分差功罪也存勸懲明治亂失之故以不定百世之非其義深切著明猶日月之懸象也日月有陰陽則其光有時而晦春秋有疏釋則其義有時而隱語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自古慨焉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顯則於世者惟公羊穀梁左氏三家左氏博綜反事以楊厲述古則委曲其旨如存微近則端委可見文典事核左氏末宣備百世博綜反事以楊厲其心辭功隨文可誣也然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渾然難證例亦若殺梁意深公羊辭功隨文可誣也然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渾然難證例亦若殺梁意深其辭也故有公穀然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探公穀然後知家本末之備先儒不闕豈不昭其師說交相証至胡氏知事按左氏義探公穀然後知家本末之備先儒不闕豈不昭矣明大義得正經之義哉然而過爲附會義理穿鑿是以陰營紫微日月非不刊之書其人而後行待其人而後明乎獲嘉賀景瞻先生心與國史不同國史主記載春秋十萬言破條例待其人而後明乎獲嘉賀景瞻先生心與國史不同國史主記載春秋行事一準此義爲斷夫唯義明大法歸功罪分功罪分而己是非故舉二百四十二年之聖人撥亂之功所由與禹周公並稱也故首辨夏時冠周子之疎謬次正創例說經之乖舛若聖人竊南而之權退稱天子諸侯大夫以天子之權予魯與夫創例王素臣以天自處之說悉矯其非而辨其惑猶如氣稜酒消日月復光於是含左超胡度越以公穀非直鼓吹羽翼而已書既成會遭國變先生闔門殞之原本幾失越

數年其任行素搜其遺藁付范公正商所以不死公者余曰以贈先生以祀國之
權也以文章著述都人士之權也乃憑范君文白節畧其書務出先生之面以
要其旨歸凡十二卷約三十萬餘言授梓之行世余因是而有感焉春秋歸義先生
之文也從容死義先生之行也餘言春秋之行何以文爲胡文定當春秋歸義先生
宋時多憤余舉義賊激揚然當時奉先生祀之謂其材比荀文若即其論義已成
也以見先生之簡端以下明先生刻之大義以期所以正表先生之功范公追文白節訂之力云
也遂書之於簡端以下明先生刻之大義以期所以正表先生之功范公追文白節訂之力云
子之懷范印心序九江黃楚望之言曰有魯史之春秋則伯禽至法然後聖人已
削之可得而求矣爲左史之學者魯史遺法夫魯公分物典策必有故事修辭必
法自夏終冬所以成歲而黜周正朔素王素臣之說謬亂而不可止趙訪有云
四時始春終冬所以成歲而黜周正朔素王素臣之說謬亂而不可止趙訪有云
春其序皆一定而不可易今既曰周月則孔子非史官亦謂建子之月爲春何夏
之云孟子曰其則不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則孔子非史官亦謂建子之月爲春何夏
而功令所制不以爲嫌者其事與文皆史官之舊雖有筆削而無增加也文定公
爲孔子之書而不知三代正史之遺法也獲嘉賀景瞻先生著春秋歸義三十二
卷總序雜說一卷便考十卷首駁夏時冠周月之失博辨先生著春秋歸義三十二
居故兵生死患難之際未嘗不慷慨唏噓裂帛如平當至感動妻妾四五人闔門
自縊知平時講求大義生死存亡之故兒女子皆能明史至前後出身殉難九死
迴嗚呼公臨死書凡上語讀書貴有實用今果然耶讀史至前後出身殉難九死

葛丞相之忠聞天門掉臂一詩知丁謂之不忠言爲心聲判若蒼素歸義數十卷讀其書可以知其入矣是書凡一再剞劂初則華亭陳徵君序行之繼則丹陽湯平子校刻先生復手自改定予家藏其副今年備兵武林與方伯張大隱先生謀所以不朽是書者家文白讀而愛慕其人病其序事重複爲其冗長撮其旨要而存十二卷中間有筆有削以寓撥亂之權有筆無削以存策書之禮或變文特筆而經世之義明或議而不辨辭從主人而國史之法正屬辭比事而不亂斯深於春秋者矣或疑景瞻曾文定而平反過多文白愛慕景瞻而刪存無幾是何異愛身者憐彈座之痛長髮者愛棄髮之費是不知權者也

攷此書初由華亭陳繼儒序以行世繼由丹陽湯平子校刻由仲軾手自改定皆原本也其經范驤刪節爲十二卷在仲軾沒後是第三次鋟版爲清順治之十五年今所存之版則道光八年重鋟者其書大意在破後世以例解經夏時冠周月黜周王魯及以天自處素王素臣諸謬說皆萃公穀左胡諸傳而酌以己意故曰歸義

八卦餘生十卷賀仲軾撰

案是書其家所藏爲傳鈔本前年曾讀一過未能記其大略今屢向其後裔索觀不能得想已佚矣惟檢四庫全書提要易類存目有八卦餘生十八卷江西巡撫